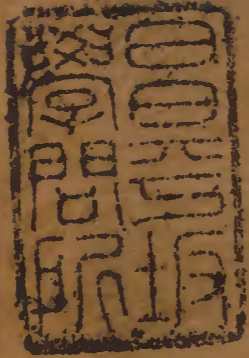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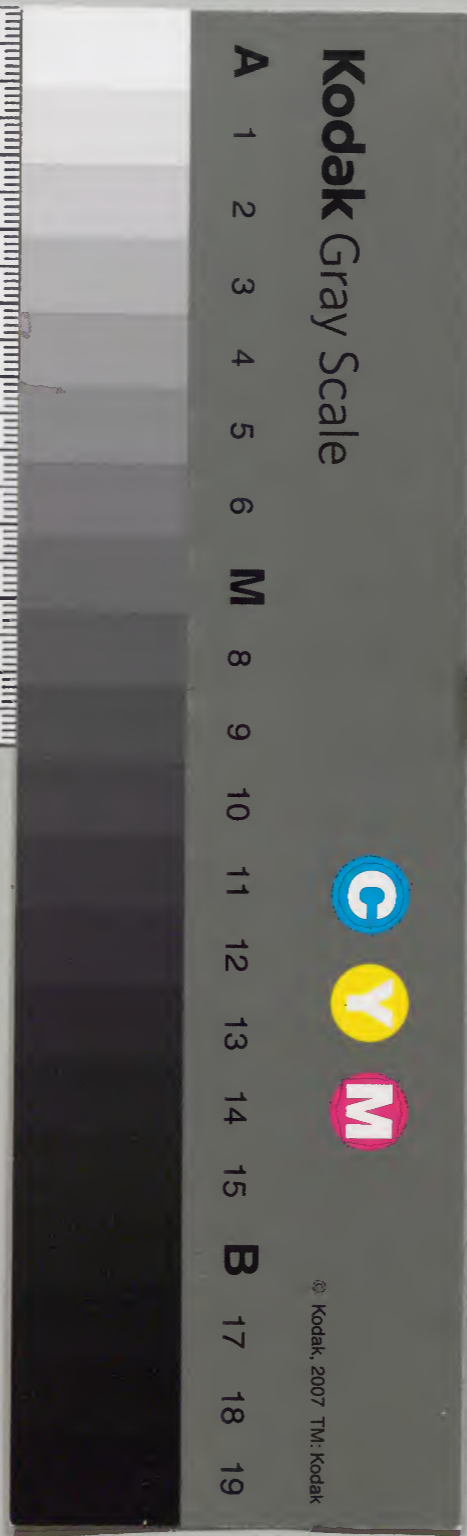
東萊左氏博議



漢書門			
二	五	一	
一	三	七	
四	大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五	一	漢
一	三	七	書
二	四	一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51
冊數	4 (4)
函號	274 140



東萊博議卷之四

古絳張文炳明德氏評點

穆伯襄仲

淺草文庫

問修怨於君子必以為非問修怨於小人則以為是
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於報怨者鞅睢之徒耳專於
忘怨者老莊之徒耳吾聖人未嘗修怨亦未嘗忘怨
權其小大輕重而中持衡焉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
也穆伯為襄仲聘婦於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

東萊博議

卷之四

哉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釋其憾終全其恩
彼非不知輕重大小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於襄仲兄
弟也怨之大小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豈較
小大輕重之地哉以人合者有時而離以天合者無
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
穆伯以人觀之固大矣重矣以天觀之則兄弟之親
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怨而加損哉兩暘變於
前而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固怨交於前而兄弟之
真情未嘗動也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

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
也不然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解邪焚廩捐階之虐
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爲舜切齒而
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報怨也以弟待義而
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
忠舜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胸
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
於舜之廷將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爾雖有喙三尺
焉攸用

東坡詩話 卷之四
文公七年穆伯娶於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
生惠叔戴已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
仲聘焉穆伯如莒泄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
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
曰云云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
李衷一日中段提出天合覺恩怨皆有所不受
張明德曰恩怨報復之理總是人情天理四字可
以解釋得清楚穆伯為襄仲娶於莒中道而奪之
怨孰甚焉而得惠伯之片言安曲謝讓于其間釋

怨而全恩文于平淡中說得親切醒快中間喚出
天合二字更見根底于古人倫之變于舜而極而
入宮之後處之恬然胸中純乎天理又何人構之
不合也

先軫死師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狠
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
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然是
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悔心初發

自厭自愧自怨自咎然不能以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非遇大風則不回苟無以持之由風而反溺者多矣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焉烏可不知所以持之邪吾觀先軫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自持也軫以不顧而唾無禮於君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冒而死於狄師一念

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可一日而收克已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為元帥總三軍之重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遺笑殆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生過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為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為能持之使軫果能持其悔則舒泰活愉之地自有真樂何至輕殺其身哉惜乎軫之

不能持其悔也

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詐之先軫朝明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云云不顧而唾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師死焉

孫月峰曰寫人情歷歷如見乃知不深維世故不可以爲文章

王鳳洲曰只就悔心難持四字翻論到底句句名

言

張明德曰拈定難持二字千迴百折反復辨難直窮到無可生發處總是得孟夫子養氣大意推勘得透後又歸根治心上頭正是持其志無暴其氣之意先軫果操持到這等地位又何有免胄入師之事乎先生不獨行文勝人幾籌卽此等經濟此等學問亦周程張朱遺派也

相術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親屈公卿之

東坡傳義

卷之四

貴而與皂隸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篋人訟親屈儒
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爲笑適自卑而
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下與卜祝較何其
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廁迹於
巫醫優伶之間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
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譏讓與相師辨
連簡累牘而不已書一出相師之氣可以百倍以
謂我何人也彼何人也今彼乃明目張膽極其辯而
與我爭曲直若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

也由是卜祝之流相勸相勉相形之術遂蔓延於天
下矣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非相
之篇吾恐未免爲是相之篇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
已槩見於世矣若周叔服之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
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知人之福也
乎文及叔向妹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
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
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
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豈孔子

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邪孔子以謂天下之曲技小術雜然而不可縷數如蝸蟬毒黽自鳴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輕重苟獨取其一而辯焉則天下必以為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辯必其道可與聖人抗始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反為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荀卿強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辯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非荀卿之罪邪吾嘗觀孔子周遊於天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顙類堯也項類臯陶也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

于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申申天天即孔門相容貌之術閭閻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翼如檐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愉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曾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之論孟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之論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邪

文公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

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殺也食子難也收
穀也豈下必有後於魯國宣公四年初楚司馬
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
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昭公二十八年初
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
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
喪羊舌氏矣

茅鹿門曰末一段語帶調笑正完其不足與辨之
意

孫月峯曰絕異端以不辨自是聖人居上流之法
而又就相洽敲熱棒痛喝一番奇文妙義真屬匪
夷所思

楊升菴曰落筆何等矜貴東萊胸次曠然可想
袁中郎曰掀翻名理之窟而妙在以遊戲出之
張明德曰星相術數之說各立門戶非聖賢光明
正大道理與之辨論已於吾道樹敵篇中引孔子
以為証據深闢荀卿并相之篇多此一說自是衛
道正旨又從孔子身上說出多少相法東萊善於

解嘲另是一種筆法

晉侯朝王伐衛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因人而過猶鑑遇媼母而醜木非鑑之醜也因人而善猶木託秦華而高本非木之高也爲善由已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卽位而朝王於溫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朝王之由善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則吾知晉襄之施未必入於周琦矣彼因人而有善者

果足以爲善邪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又况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何有臣之朝君自朝汝君耳亦於人何有使晉襄之事周春秋朝覲史不絕書亦晨省昏定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况甫陟周之庭遽傲然自足鳴鐘擊鼓凌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世有妄人嘗拜其父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曰我嘗拜父汝何爲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襄之責衛

非此類邪。雖然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大學之道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有合於大學之旨。可毀邪非也。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已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襄公既祥。

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茲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衛孔達帥師伐晉。

丘瓊山曰。妙解若環。

焦弱侯曰。尊周大義。齊桓晉文皆由是耳。豈但朝王於溫哉。此五霸之所謂假之也。

鍾伯敬曰。中拜父一喻。寫呆愚之狀。可發一笑。

孫執升曰。欲衛之朝已而朝王。是非尊周乃自尊。自尊者。無周矣。中責以君父大義。後論無已非人。

庶幾不惡而嚴

張明德曰：日無天王已非一日，而乃假以尊王之
意，聲罪致於殊屬可笑。篇中以父喻君，以子喻臣，
以子之事父喻臣之事君，極平常話，却寫得一種
呆人說夢之妙。伯恭以嘲笑行爲文字讀，者當爲
絕倒。

宋詩意語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
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爲而非爲人也。品

題之高下，所以驗我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
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畧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
有昏而不明矣。吾夫子譏賜之方人，而自操春秋褒
貶之筆，豈遽忘前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
襄夫人之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
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鷄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
之大閑也。當是時，奔走於君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
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肩袂相屬。至於安受昭公之
賜，橐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追

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讐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讐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耻爲之未有名學者而反不耻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爲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爲吾身將來之戒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義當死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參曾待孽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

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賊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其心以爲無難則忍耻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知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爲善尚恐他日爲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

他日之節以贖前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
非方萌斯時也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爲
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爲意諸懼而爲吾身懼也
文公八年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
奔劾節於府人而出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
子鮑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
之盡以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
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君何冬宋昭公將田孟諸未
至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張明德曰意諸死職律以人臣之意下如近之春
秋乃削而不書正在知其禍之將及而不能早爲
之計死亦何濟于君乎東萊歷觀往事知三代以
下死社稷者多有往往以天下與人而第以身殉
爲烈意諸所爲大率類此文先寬其罪後誅其心
譽自譽責自責各不相蒙說到以後之節贖前之
非云云更覺愧死可見扶危定傾當預圖于早也

楚范山請圖北方

晉靈公卽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樂卻

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
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誣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
方城漢水之間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
圖乎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畧以
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
走甲是乙非迄無定論至於大山之隈絕澗之曲農
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誑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
一二彼豈嘗識刺史之旃而望縣令之馬哉蓋愛憎
絕於耳目之前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

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常其嗣
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
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踰於衆人乎亦有所
蔽焉爾筴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
知卿大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
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
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非晉國恩賞政令兵威
之所可及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
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易欺邪吾嘗深味范山晉

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有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
三君矣靈公即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不敢遽改先
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芻粟牲牢猶文襄也物
采辭令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
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畧儀雖華
而人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吁范山其妙
於觀國哉

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
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四公子堅

王鳳洲曰東萊文字妙處在必究其原
袁中郎曰觀其雋秀處直據歐蘇之上
鍾伯敬曰構思深細人服其論理下筆疎宕吾賞
其多姿

孫執升曰適古宕逸唱歎有餘韻而詞意工整俱
經百練近蔽遠明尤爲論事卓識
張明德曰近蔽遠明四字根究其本源洞見肺腑
精切卓論以一唱三歎而出之百鍊鋼非遠指柔
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邪然則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孟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窘辱宋公一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凌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居甚易之地而

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之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折一小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具強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荅或人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將以直道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投衛侯之腕人知涉佗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

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為已名，無毫末之勞，而有邱山之譽，使如是而無後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疾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楚子異日遣使過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氣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無畏始知前日之虛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惶惑而言曰：鄭昭宋龔晉使，不害哉！則必死哀憐至此，向之直辭勁氣，安在邪？始則

曰：敢愛死以亂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邪無事則為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為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自古以來，挾外以為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外，宋人豈懼夫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

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乃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文之無

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狗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敢愛死以亂官乎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聳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王聖俞曰小人虛憍情狀無不寫出

張明德曰始無畏之戮辱宋公席強楚之勢以威震天下人以為直詞勁氣挺身犯難而不顧及楚子異日遣使過宋而不假道乃惶恐悚慄而言曰鄭昭宋聳晉使不害我則必死一人而前後異辭向之氣概何在也形容得小人情態前壯後怯如在目前彼天下之倖得名而不顧其後者三復斯文通身汗下至其文情之橫溢筆致之宕跌則又駕秦漢而上之

長秋

防風氏身橫幾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
十圍不能免於昆陽之敗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
一機坯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
津遇墳衍則皙而瘠遇原隰則豐而痺遇山林則毛
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恩怨是故鴟鵂
不以大自夸蜩鷓不以小自嫌冥靈不以久自喜螻
蛄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爲已有固已得罪於
鑪錘况敢恃之爲暴耶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
所恃也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所恃也形之不

長而伐蔡之助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所恃
者亡厄靡么麼未必無禍魁梧壯偉未必非殃有形
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爲大哀邪長狄之種其
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
來負其軀幹暴殺上國每出輒敗種殲族殄靡有孑
遺豈非形爲之累邪東西南北自古及今其族類自
若也使長狄賦形與他處等彼必安其瓊纓甘其渾
酪未必敢與上國抗衡詎至此極邪惟其倖岸自伐
故飛揚跋扈塊視秦華埴視城郭蟻視甲兵足踣於

元

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
絕祀蕩無吹火未有晏然不為害者也。貔虎之猛形
實驅之犬馬之馴形實束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
戾一受其形雖欲已而不能自已也。心為君則形為
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同
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羽暴賦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
形者不同耳。小心翼翼徽柔懿恭忘其十尺之高者
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文公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我冬十月敗狄於鹹

獲僑如宋武公之世司徒皇父敗狄於長邱獲緣
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
瞞由是遂亡

焦弱侯曰似子非子別饒雋永之味

張明德曰開首引會稽昆陽二事已將題之大意
道破後擒定一形字長引曲喻言形不足累恃形
乃是累中間更透發恃字無一意不確無一字不
爽後又說到聖凡不以形限不以地限此又眼空

一世具此大手筆方有此大文章

周公閱王孫蘇訟於晉

昔者文王听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听訟非文王之
心也文王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
之嚮背筮帝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未嘗不視
獄訟之所歸以為決虞芮之訟爭田近捨朝歌而遠
趨豐鎬彼紂雖倔強於酒池肉林間直寄生焉爾吾
嘗持是以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
有失權而國不隨之者也周道既降孱王僕臣不能

王方夏之柄儕於列國至正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
大臣也王孫蘇小臣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
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彰淑慝外薄海隅咸得其
職今至不能尸堦廳之訟則國之置王將何用乎虞
芮介然遠國其質成於周議者尚為商危之向若飛
廉可來內相忿競棄紂而即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
天下正王怡然忙視不惟不駭反使人於晉助所厚
者也訟惴惴然恐其不伸巍然被袞號稱天子顧乃
企足矯首待晉之予奪以為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

伯過於商而正王之無耻甚於紂也周之頹敝甚於
商季何爲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心不及文王何爲
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之季年雖三分失其
二然威令尚行境內凶虐尚能及人故民不堪其暴
而共亡之晚周之微門內小訟猶不得專雖欲淫侈
誰聽其培克雖欲凶酷誰受其指令其起其什近不
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強弱晉雖體尊貌敬
不過以邾莒遇之耳何嫌何疑而遂欲墟之哉故周
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

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穆然
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穆崇侯之
寵於比干朝散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
祈天永命編名於六七君之列乎至於正王桀然建
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政刑舉不在已雖欲自奮其
道何由是將債之商猶有起復之望未墜之周已如
旣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奄餘息綿百世而閱
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言吾斯之未能信

文公十四年周公閱與王孫蘇訟於晉王叛王孫

蘇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於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張明德曰王臣左右之訟不能取決于王而下訟于晉天子僅一守府徒擁空名何益也引虞芮質成一事借商周為對証見得紂雖無道已極而猶能擁天子之柄以轉移天下周王已早委其權此千古確証快論天開有膽有識讀此等文而不善生發者必為聾瞶

狼暉死秦師

狼暉之死左氏之所譽也然暉烈士也回犯土之氣而為狗國之勇雖非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以暉之烈豈僕僕乞憐而來人之怨者邪暉雖往矣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譽也請得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非可出其位也惟各止其位故冉有之用矛不為魯齊顏回之後至不為懼匡曾子之避寇不為畏越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皆止其所而已矣狼暉前日為右死敵可也既不為右因可止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憂輕進而死於敵

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雖所成之功壯偉
勁厲外爲人之所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懣怨恨之所
集也當暉赴敵之時忿懣怨恨交衝競進含毒而沒
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救其心之擾哉我實清淵人
以我爲汙渠於我何損我實邱垤人以我爲華岱於
我何加君子當觀其在我者何如爾人之毀譽何有
焉九原可作吾意狼暉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
氏之譽也

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戰於

殽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
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擄之以從公乘遂爲
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暉怒其友曰盍死之暉曰
吾未獲死所云云子姑待之及彭衙之役以其屬
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於
是乎君子

王鳳洲曰將責狼暉先許其烈文字紆徐容與而
意亦新奇

孫執升曰責狼暉無苛詞意實嚴謹○責吾者愛

吾者也譽吾者寬吾者也願受責不願受譽亦是
規責之語

張明德曰君子盡其在不以人之虛譽爲譽始
不愧于生不愧于死狼曠之死死非其時篇中不
死于右而反死于不在位之時一語破的有論古
之識方可以爲傳世文章至其短兵相接尺幅中
有子尋之勢此與可畫竹也

楚人滅江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

蕩舟中之人不知懼而舟外之人爲之懼酣醉怒罵
席上之人不知懼而席外之人爲之懼身遊乎吉凶
禍福之塗心戰乎槍攘爭奪之境未有知懼之爲懼
者也春秋之世王澤旣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
槩舉至如滅國之禍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于天
地有與立焉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旣灌澤於文
武成康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
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商雖葭爾小國
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

且忽爲強暴之威凌滅繫其君而俘其臣墟其宮而
遷其社刊其木而堙其井此豈小故也哉而當時之
君視之恬然此無他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
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獨怵然戒惕然悟避朝貶
食不勝其憂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
者乎穆公信能推此懼心而充之視天下之諸侯國
一滅則心一警心一警則政一新固可離危亡之門
而得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霸耶

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大

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孫月峰曰典雅似國語

楊升菴曰正論說得凜凜畏人

孫執升曰哉國相殘滅秦有吞併之志其視利害
爲切矣然列國之君處堂晏然乃見秦穆之憂深
慮遠謂伯業之基在此一懼亦可

張明德曰懼不干近而干遠此亦近蔽遠明之意
總之東萊擒題有斬關直入之勢不作鋪張套話
中間立國一段尤得主宰

陽處父

至治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勇而陵之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彼陽處父何人耶甯嬴一遇諸途躡屣擔簦從之如不及其教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陽處父雖

能致甯嬴於一朝而不能留甯嬴於數日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矣嘗考甯嬴之言然後知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蓋處父之剛盡發之於外而中無所留溢於聲音浮於笑貌形於步趨平生神氣發露無餘外雖震厲而中無所畜外雖暢茂而中無所根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所以易使人喜也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所以易使人厭也發之爲春華曾不能斂之爲秋實玩虛華而忘實味是豈爲腹而不爲目者所肯留哉此甯嬴

所以年喜年厭而不辭往來之煩也

文公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
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
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
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茅鹿門曰起處便覺雋永有味

孫執升曰盡發於外而中無所留陽處父之剛尤
淺淺者不深貶之更何足與孔子相較而論

張明德曰天下事之忽然而感者其入人必不深

而待人必不久也處父之剛盡發于外而中無留
餘望之可喜轉盼則使人厭矣引夫子一段說得
聖人且猶不能感人于立談之頃况尋常萬萬乎
發之爲春華會不能歛之爲秋實此見道語非東
萊不能道

宋華耦辭宴

君子之立言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識雖在一世
之先而心嘗處一世之後非自託於謙退也降衷在
天秉彝在民凡具耳目口鼻號爲人者罔不備參贊

化育之神經緯幽明之用吾其敢以淺心隘量大棄
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左氏世傳以爲魯史則魯其
父母之邦也其載宋耦來聘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
辭宴乃繫之曰魯人以爲敏左氏之意豈不以耦之
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所貴乎耦之言少知
禮義者皆知賤也雖當時二三浮薄蕙妄相矜衍然
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寧無一人知其非者今槩稱
魯人以爲敏果哉左氏之論也槩稱魯人以爲敏是
謂魯空國無君子抑不患所謂魯人者誰非爾之德

友乎誰非爾之姻戚乎誰非爾之師長乎一出言而
盡置於庸鄙之域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掬歸之以
不孫不弟之名吾意左氏不能解也昔吾夫子亦嘗
稱魯矣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夫子一言而待魯
爲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爲小人人心之不同如是
哉或謂左氏之言魯人特蚩蚩之流耳至於宏達博
雅之君子敢名之以魯人哉曰閔達博雅之君子其
材雖出人千百等然履魯地啜魯泉食魯粟豈不名
之以魯人乎一爲君子而背鄉閭蔑名教不以魯人

自命是外父兄而恥與同類也夫豈君子之所敢安哉吾益見左氏之妄也

文公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邱瓊山曰深得排擊之體

孫執升曰責華耦者只一二語通篇就左氏魯人以為敏一句反覆攻擊其非左氏之罪定則華耦自不得從輕是文字避實擊虛法是論人責備賢

者法

張明德曰左氏一言關係魯庭多少名節耦揚其罪而魯人以為敏誠千古罪案提此一語左擊右攻令左氏無詞以對而華耦之失言又不辨自明矣

季文子出莒僕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議者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吾讀左氏書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權君之所司也人

東坡志林 卷之四
臣豈能一旦徒手而奪之哉。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後能假之。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故因莒僕之事。借其名。闕其術。默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甚矣。文子之險且譎也。晉僕弑君竊寶。宣公不惟納之。而又欲封之。是固羣臣之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謂君苟怒我耶。則我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耶。則魯之大柄

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損。其自爲計。乃如此。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蓋成則受大福。敗則蹈大禍。未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失蹇。諤之稱者。其爲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旣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爲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命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爲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爲竊權之始者。嗚呼。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死姚崇可以中生張說。孰謂旣死之文子。餘斯

遺謫尚能欺千百歲之後乎。吾詳考史克之對。歷數
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宣公負篡弑之惡。
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願能無泚乎。克內則陰中
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一脅
一誑。裨闔箝制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夸靡。學
者或阻其華而忘其實。吾請摘其妄以示之。克首稱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
敢失墜。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嗚呼。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難嗣子受。

弑無禮於君孰大。於是行父乃恬若不見者。文子之
教何在也。不鷹鷂於襄仲而鷹鷂於莒僕。可憐哉。克
之繆妄甚衆。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又公十八年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視而立宣公。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僕
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
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
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

東坡詩話 卷之四
三
曰。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袁中郎曰。古今奸臣竊權。莫不奉此為妙術。即過求文子。而伯恭胸中筆下。固凜凜自具一春秋矣。張明德曰。誅奸雄之心。千百世後。存為定案。向非東萊卓識。不能斷決。文生于情。此春秋快筆。總之。出莒僕一事。在他人行之。則為以道事君。自又子行之。則為盜君之柄。明眼人。不肯絲毫讓過。

宋昭公子武氏族

是非善惡之辯。至於子孫而後定。宋昭公之無道。其子孫豈有措足之地哉。武氏道昭公子為亂。雖不克成。然搖民心。蕩國勢。凡三數年而後已。使宋人果憾昭公。安能至此。彼昭公又何以得此於民哉。君天也。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解於心者。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位矣。君民之間。蓋有不膠漆而自固者。前日之怨。豈民之本心哉。鈇焉鉞焉。則怨。桁焉桎焉。則怨。畋焉遊焉。則怨。臺焉囿焉。則怨。至於身沒之後。鈇鉞。樊桁桎。朽。畋。遊。弛。臺。囿。荒。前日之怨。窅然空然。墮於渺。

洪不見蹤跡水泮則水流塵盡則鑑徹雲散則日明
怨去則思來則民始怵惕悽慘追惟疇昔君臣之義
見其遺嗣惻怛興憐故奸宄乘之猶足疑鼓羣聽此
真民之本心哉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後昭公親嘗
今日之怨而不及待後日之思此所以履危亡而莫
救歟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特奪於殘虐不服
思爾使昭公奮發悔悟改前之為則民將移其身後
之思於身向前向之鳴鴉皆鸞鳳也向之葦蒿皆參朮
也向之礎鎖皆几席也向之讐敵皆姻婭也遷善之

門門可關適治之路舉是可登乃延頸待斃自謂
無策愚矣哉

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十八年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宋公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遂出武氏之族宣公五年武
氏之族以曹師伐宋

性善註疏
生濟之曰從本心揭出君民一體悽然欲哭可補

張明德曰揭出民之本心四字為一篇章本說得

可歌可泣尤妙怨去則思來一句作通篇筋脉文
無定見何敢道隻字

宋華元羊斟

天下之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不可不察也
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觴酒豆肉必先鄉人而後子弟
豈人情固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蓋疎則相責親則相
恕其待鄉人物至而情不至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其
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所謂薄之而厚者也凡人情
相與至於無間則用之不置之不愠予之不辭矣

之不怨曠然相期於形骸之外夫豈以薄物細故而
遽為向背哉華元殺羊食士而其御羊斟不與人皆
以為待羊斟之薄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焉元之意
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左執鞭右奉轡且則偕出
暮則偕入陰夷寒暑升降馳驟無不與吾俱相悉已
久相信已熟今日饗士吾肘腋同體之人豈計一杯
羹為輕重姑及疎者遠者可也羊斟不及然親厚之
意固已踰百半而豐五鼎矣斟不知享其意而徒欲
享其食忿戾勃興驅車趨敵投華元於死地元待之

以君子之心斟報之以小人之行非特負元乃負國也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恩以起羊斟之怒吾觀元之為人樂易慈祥之氣溫然可挹其免於囚虜而歸再與斟遇猶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彼尚能恕羊斟於既為變之後豈不能撫羊斟於未交兵之前哉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然元亦不能無罪焉日與斟周旋不知其肺腑猶以君子待之一罪也箠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乃與共載二罪也情意未孚而遽忘彼我以示無間三罪也明不足以燭姦誠

不足以動物何適而不逢禍哉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

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御之宋師收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孫月峰曰掉轉最靈

王鳳洲曰立意溫厚吐辭侃侃

張明德曰享羊不及亦極尋常事而華元卒以此

受敗東萊于至情中推勘華元非薄于對大義凜然真是絕處逢生

楚開椒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電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攻遊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至於叔足紛華寓目昭曠彼以順

至我以逆觀停筓於大食之時覆賜於劇欽之際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之聞椒沐侈於楚帥師救鄆晉趙盾乃遇師示怯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椒謂趙盾畏已者憑恃其強肆為悖逆親集矢於其君之車以覆其宗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殆非盾之能謀椒蓋椒之不能察盾也然盾之為謀於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豪奴悍婢冥頑狠戾閭室之人畏避之出而鬻市人則必奔臂與之聞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此殆易曉也椒之跋扈不過能使楚人畏

之爾一出楚境則相視如道路人何爲遽下之哉况以堂堂之晉一旦相遇卷旆改轍未戰而卻逡巡若有所懼者此理之不當然也理不當然而然其必有所以然矣椒於此曷不深致其觀乎謂晉封畧不如楚則否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謂晉兵甲不如楚則否反覆推考莫知其端是殆養我而納之於禍也牛羊犬豕醉於參養身日肥而死日近椒亦人爾乃坐受讐敵之參養自負力尤亦愚矣向使不遇趙盾豈至此極乎曰意在於善比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也

意在於惡凡所遇者皆着吾惡之物也豈必遇一趙盾哉一雨露也梧櫝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物者曷嘗有心厚梧櫝之材而稔荆棘之毒歟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椒苟意於善則盾雖示弱而養其惡豈必不逆觀其詐悚然微懼而啟改過之門矣盾本將以養其惡椒反資以養其善始惟恐遇盾之不蚤也

宣公三年晉侵鄭楚聞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示覲於楚

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張明德曰趙盾之謀原非難察彼叔自不能觀其微故遇盾而爲盾所制順至逆觀二意發揮自是透闕且善爲開板地步空中結撰真拿雲手段

楚子問鼎

一夫而抗強敵一言而排大難此衆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楚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陳師鞠旅觀兵周郊問九鼎之輕重其勢岌岌若岱華嵩岳將覆而未壓王孫滿獨善爲說辭引天援神折其狂僭使

楚人卷甲韜戈逡巡自却文昭武穆鐘簴不移灑水維都城闕靡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是故衆人之所同喜也夫何憂憂之云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喜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天下之禍不可狃而幸不可恃問鼎大變也國幾亡而祀幾絕王孫滿持辨口以禦之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周人遂以爲強楚之凶醜如是尚畏吾文告而不敢前異日復有跳梁畿甸者政煩一辯士足矣是徂寇難爲常而其以三寸舌爲可恃也由東遷以來周之君臣上恬下

嬉奄奄畧無立志身不見驪疏之鼻口不誦板蕩之詩玩於晏安浸以媮墮君子猶意儻遇禍變庶幾儆懼改前之為今三代所傳之大寶乃敢睥睨蕩搖欲以腥羶汗漫之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意禍變孰大於此使王公卿士休惕祇畏懷覆亡之虞則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適王孫滿之說偶行其君臣相與高枕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狂其禍而恃其幸開之者非滿歟自是之後相襲成風問其治國則先文華而後德政問其禦寇則先辨說而後甲兵問其用人

則先威儀而後行實問其交隣則先酬對而後信義內觀其實日薄日頹外觀其辭日新日巧典冊絢麗尚如在文武成康之世而形勢陵夷固已若夏桀商紂之朝矣下逮戰國吞噬之際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譎齊左欺右給自矜得計一且秦兵東出辨不能屈說不能下緩頰長喙噤無所施稽首歸罪甘為俘虜始知浮語虛詞果有時而不可恃也晚矣哉故曰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償其怠周之罪

宣公三年、楚子至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云云、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王聖俞曰、曲盡周家弱景、可發一慨、

丘瓊山曰、初讀疑迂疑刻、殊覺不近人情、然徐繹之則真儒治國規模、已悠然言外矣、

張明德曰、起語雄渾、如轉石千仞、之谿、萬壑皆震、中間言周室東遷之後、國勢既弱、又玩于晏安、爲滿者不能警懼、覆亡而僥倖于口舌之間、以啟他

日無窮之禍、真不朽名論、觀結處王孫却楚之功、不足償、息周之罪、屹如山岳、凜若風霜、卽令起滿于九泉、亦不得不爲心折、

楚箴尹克黃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爲害豈淺鮮哉、楚之滅、若敖氏也、箴尹克黃、實其餘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

先於此者矣。箴尹獨以君命爲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生死者，豈能之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爲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初非箴尹之心也。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覬倖之心，聞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

義而不知就生，雖不免於司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爲幸固眩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宥哉？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向君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功者之口，身雖沒而道則彰矣。今適會楚子之寬宥，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固不待辨彼紛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已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吾嘗深求其故矣。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文之治楚也，箴尹之宥繫於爲子文之後，不繫於復命也。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耶？吾故發之以折

謀利計功者之說

宣公四年楚滅若敖氏令尹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誰獨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日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唐荆川曰原箴尹之心何等公平坦易固知他篇之深文苛辭特誅小人於漏網也

王鳳洲曰心聲不可掩一語入得觀人之法

張明德曰從正誼明道虛虛引入文情紆徐不迫中間數語表明箴尹之爲人已定一篇大旨生死二字非所計也未復結出楚宥箴尹乃爲子文前陽以死結陰以取生意東萊深爲謀利計功者下一針砭

荀林父伯宗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譽共驩者必非信朋跖躄者必非廉入許史者必非正屠袁劉者必非忠見其事則其心固不問而可知也事非心是理所無有抑天

下有事是而心非者乎。曰：有赤狄伐晉，圍懷之際，勢方強也。晉侯欲犯其疆，荀林父欲待其衰。林父之策是也。赤狄鄆舒殺伯姬之際，惡已暴也。晉大夫欲縱其暴，伯宗欲討其罪，伯宗之策是也。人觀其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人觀其後，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孰知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國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是固理之正也。至於所以設謀者，則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嗚呼！是誠何心哉。鄆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是亦理之正也。至於

所以設謀者，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聞君子成人之美矣，未聞成人之惡也。聞君子懼人之亂矣，未聞懼人之治也。今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處心積慮，可謂忍矣。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畧其心哉。人苟心不在於善，凡所遇之事，曲固曲也，直亦曲也。邪固邪也，正亦邪也。仲舒、孫弘同以春秋而事武帝者也，劉向、谷永同以諫諍而正成帝者也。

然世皆內伸舒而外弘，右向而左，永何邪弘之春秋，人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并辱秣陵，泉貪交廣，果誰爲之累者，并耶泉耶人耶。

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邲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俟之後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奚補焉。」

王鳳洲曰：兩著嗚呼，兩束是誠何心，感慨歎息中，揭出聖賢正派，以事是心非立論，詞旨甚嚴，末以風韻結之，更覺機趣橫溢。林父伯宗用兵之霸術也，東萊守正之王道也，然邊事之壞，多起於詐謀，故漢武之用王恢，不如漢文之報當戶。張明德曰：事是心非，非東萊不能看破，有此論古之識，方可以作古文中間引聖賢立論，申明所以心非之故，更見周匝總之，東萊胸中止有王道二字，遇此種行徑，純是伯術焉，得不云爾。

公孫歸父言魯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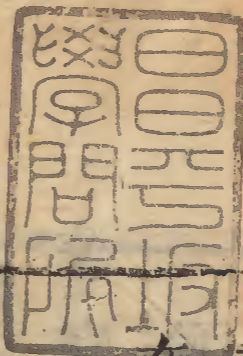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夫思者聖愚之所共公孫歸父懷於魯曷以獨爲晏氏之所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鳥之吟身楚而聲越是故情之不可解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曷有居其國而知其樂者乎獸在阱則思壙當其走壙未嘗知壙之樂也鳥在籠則思林當其棲林未嘗知林之樂也歸父方居魯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自

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緣而知其樂哉岱之山洙之水五父之衢大庭之庫城闕井邑物產土俗弧而育焉髻而嬉焉弁而遊焉固非驟見而忽聞胡爲而誇語於人耶日飯稻粱未嘗以告人一得熊蹯牛心之饋則譽其珍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吾是以知歸父之言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棄常嗜利乾沒不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至樂之地人皆有之惟不能有其樂而樂移於物故馳騫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也詞筆之

樂。驕如也。聲色之樂。昏如也。畋遊之樂。蕩如也。是皆
陋人之所樂。君子之所哀。哀之者。豈預憂其禍至哉。
鴟鴞嗜鼠。卽且甘帶。何等應臭。而忻慕耽惑。以身償
而不悔。是故達者之所甚憐也。歸父譽魯樂之時。固
已可悲矣。奚必悲其將亡哉。吾嘗論孔顏之樂矣。曰
樂在其中者。孔子之樂也。曰不改其樂者。顏子之樂
也。然而飯也。飲也。曲肱也。非孔子之樂。特樂在其中
而已。簞也。瓢也。陋巷也。非顏子之樂。特不改其樂而
已。意者。聖賢之樂。果窅然而無物耶。彼所謂樂在其
中者。在之一辭。必有所居也。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
之一辭。必有所指也。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盍其
釋之。

宣公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言
魯樂。桓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
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八年
歸父奔齊。

張明德曰。去國懷鄉。亦是人情。常理。雖聖賢不免。
然自歸父言之。又是一段肺腸。所以文于前半。斷



歸父湛樂之非後惟言聖賢之樂不盡二物兩層
 意思皆言之有本非徒以設辨見長也彼孔顏之
 樂吾黨之樂是一又在會之矣吾于先生
 文每一讀過輒欲起舞可與商葵周鼎並同正不
 在區區文字間也

之二翰必首也能也其何也哉能也何能也音聲也
 中者出文一翰必首也其何也哉能也何能也音聲也

